



王大勛譯編

1938



序

威爾斯，是世界極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并且他的思想是受過科學的洗禮，他對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以及各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所以他的預言，並非像我們中國劉伯溫，李淳風，蘇歌和推背圖，虛幻神祕，把讀者放於五里迷霧中。

本書係摘編威爾斯所着的世界預言——中日之部，原書英國長八萬餘字，編者爲謀普及大衆起見，特將有關中日之部編譯，摘集成此小冊，以廣抗敵宣傳。

威爾斯預言，現已諸多證實，如暴敵之大舉侵華，在北平設第二傀儡國，佔領南京，對中國心臟之打擊，及炸毀美艦，均成事實。



讀着祇仔細觀摸，最後勝利，仍在我掌握中。

王大勛誌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晨

日本青年軍閥活躍

中日軍事史料徵輯會

日本的行爲是最決絕的。一九三一年該國內發生了一大革命，政權落於愛國的軍閥之手。依照日本特有的傳統，他們在外交上是一意的孤行的，憑着感情的，缺乏真實的遠見，想對於十九世紀歐洲的侵略的帝國主義，作諷刺的模倣。而且這個統治集團的心理還是強烈地浪漫，整個地爲那些民族稱霸光榮的思想所纏住。這些思想已經供基督教國家受了重大的犧牲。他們的軍事是舉拿破崙的，他們的外交的野心，總以最好的歐洲先例做模範的。這些現在都「輪到了日本」了。

這些日本的帝國主義者，自己想像着他們在幹什麼，關於這問題的研究，使我們的歷史研究部很費力。但那時代任何「強國」，牠的心裏想像着自己在幹什麼，這是一個普通的謎，這不過是一個特殊的例而已。自從日本的軍隊接連侵入中國的許多城市以來，已過了一百五十年了。今日我們的心理學家承認他們實在是不了解，何以同

我們一樣的人竟担任去幹這種絕對是瘋狂的事情呢？爲什麼這些很聰明的人的行爲是那樣的呢？

我們的解釋是，不愉快的現實能被人心非常容易地抑壓住，而且這些人是生活在奇怪的而又自然的幻想之零圍中，正如西方的銀行家，經濟專家，負責的政治家，不到崩潰真正到來時不會了解他們的財政的和金融的方法是明白地往完全的崩潰那條路上直衝的。所以這些日本的軍閥不能看見他們的大陸冒險的必然的後果。他們不能看見他們後面的農民是窮得近於不能生存；城市的無產階級窮得身心都退化。他們不能估量在他們的一切工業城市中被驅使的和流汗的人的喃喃低語的反抗；他們不能了解他們國內的聰明的和進步的智識分子的抗議。

甚至國外，牠的債券大跌，和本國經濟困難的嚴重也喚醒不了他們在幻想中的沉醉。日本在他踏着西方的覆轍前進時，正迅速地再生產出西方的一切革命條件，他們

的領袖把這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他們看得清楚的，中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中國正與極大的困難爭鬥，以發現集體生存的新方法代替他舊日的弛緩的帝國主義，照國際把戲的一切規則，這是日本的機會到了。他們以爲正如大莫臥爾帝國把印度赤裸地交給歐洲人搶掠，讓他們建設了不安定的無目的的英國人的印度帝國，所以現在命運正請日本人去試一下同等光榮的機會，使日本類似地統治大部份的或全部的亞洲。誰能說他們的帝國冒險會在那里完結或者他是否有完結的日子呢。無限的權力與光榮的海市蜃樓在他們之前開闢，正如自有世界以來時開闢給一切帝國的建立者一樣。

他們的計算不顧及新式戰法，不顧及現代產業狀況，不顧及私人資本主義自滅的本質，不顧俄國，不顧美國，不顧中國人口的數目上占優勢，傳統上的統一和精神上倔強。他們和東普魯士的貴族和英國烏爾斯特（Ulster）——他是帝國主義者的巢穴——出來的將軍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樣的想法。那是一過時的自大狂，由這個自大

狂，引導到了殺死近三百萬的參戰者，中國的社會極端的解體，和日本帝制的最後崩潰。

凡欲知這個鬪爭的詳細情形的人，可去研究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的侵略中國本部的專史；上海的試探，滿洲的佔領，傀儡國的建立，一九三二年進攻山海關以至深入關內，從北方侵入中國本部和長驅直入內地進據北平。這都依照一九一四年以前所實習的那種舊式戰爭的型式。中國人的軍備很可憐，現代的材料又缺乏；日本人不費多大的力就可達到他們的目的。

戰爭在這早一個階段進行時，日內瓦的無力的國聯尚發出他的抗議。在歷史文件中，我們找到了一本為調查團所準備的「李頓報告書」。但抵制這些訴冤的話的，有英國外交部的模稜的聲明，法國軍火工業及其報紙的援助，美國有勢力的一組的銀行和他們的報紙的暗中幫助。由於這些分裂，日本的軍閥完全有理由可不顧西方的批評

日本進佔平津

一九三五年日軍佔領了北平與天津，他們在北平建立起第二傀儡帝國。但他們覺得維持這個國家，特別是維持這些地方中心的南邊與西邊，是很困難的。滿洲，內蒙古和山西的土匪與叛軍猖獗已極，還不能佔據的揚子江流域，更統一在已改組的國民黨的領導之下作戰。無論在中國任何處或在滿洲，日本人孤單地行步都不安全，一種嚴厲的經濟絕交和排日貨運動爲無所不在的恐怖主義所支持着，仍在繼續。國民黨是爲中國的大革命家孫中山所組織的一指導集團，他有過種種變遷。牠略與共產黨和各種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相似，同牠們一樣，牠在整個社會中維持一有自覺目的之核心。牠沒有重要的中心，沒有形式的領袖；牠是一件心中的東西——這就是他的中心，爲軍事行動所不能撲滅的，由於這個抵抗的緊張，他變成強烈地的愛國而仇恨外人。

一九三六年，日本來華的軍隊散佈在滿洲的國境以及廣州等處有一百五十萬人。他在廣州的是第三次的上陸，然而牠在中國統制，始終不出大砲射程和刺刀閃晃發光的範圍之外。牠曾用黃十字彈大規模的轟炸南京兩次，在北平屈服之前轟炸過北平，和轟炸過武昌漢口，有幾十萬人被屠殺了。但中國，這個可憐的無脊椎動物般的巨體，似乎能漠然忍受這些損失，這是別的組織更高的國家所不可能的。「中國復興會」在回報時，突然轟炸了大阪和東京，使世界震驚，且由於毒氣的混合錯誤，將這兩城市的生殖能力都斷絕了。

歐美同情於中國

中國的這些空軍力量在他們未出現以前是無人知道的。飛機是從瑞典經過俄國運了來，但幾乎西方的每個國家都私運軍火於中國人，不知來源的敵視飛機帶着不可蹤跡的炸彈，出現在天空，機聲軋軋的渡海到日本。以後在一九三五年，一隻日本的運

送船在渤海被擊沉了。一九三六年，三隻日本郵船在距港五十哩以內爲不知來源的地雷所毀滅。中國的軍械在北方的是從蘇俄購入，在南方的是從英法殖民地購入。而日本的領袖的帝國野心愈擴大時，美國的幫助與同情愈益露骨。西方的輿論最初分爲兩派：有的是對日本疑慮，有的願意見中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恢復秩序和免於共產主義，但是當日日本愈進展時，歐美的感情卽回到同情於中國。澳洲和新西蘭在一九三七年向華盛頓政府提議共同對日，以強固英帝國間的聯繫。他們提議太平洋的一切歐化地域作相互的保障。有時候似乎西方各國都爲日本的兇殘促進得全體團結起來。但戰後協約國對於中歐所加的不可忘記的屈辱，還令人痛苦，以致這事不能成功。

日本在其尙未開始確定的征服中國時，已有很大經濟的和社會的危機，最初的勝利，攻下北半的容易，和中國適當的軍隊沒有編成，已竟使島國漲滿了愛國的熱情與希望。戰爭得到了勝利的結果有三次，但每次又是重新爆發。正如從來沒有人能征服

帝國到底的一樣，也沒有人能永遠完全征服中國。一個省份被征服，以後別的省份又出現，充滿了敵意。四川及南方各省對於國民黨的抵抗供給了不可耗竭的資源和援助。在那時候看來，似乎除非日本西進到了西藏，在中國永久不會有和平。

日本之危機

戰爭的疲勞降臨於日本了。農民只看見他們的兒子外出，都看不見他們還家，一般的商品之缺乏更加深了飢荒。一九三五年日本已有強烈的停戰鼓動，以後名古屋發生了幾次的罷工，死傷數百人。以後日本開始在國外瘋狂的傾銷存貨，取得現金，不僅購買軍火，而且也購買當時極爲主要的輸入如澳洲的肉和美國及加拿大的穀麥。戰爭使國內的田畝荒蕪，飢荒到處，中國的生產力大部份消滅。日本的社會構造是很原始的，不能如德國人般的當世界戰爭中在經濟上顯示奇蹟。日本的信用和債券不絕下落，甚至認付一分四或一分五的利息也借不到外債，但我們還看不見戰爭完結的日子。

日本軍閥已愈走愈遠，欲罷不能了。他們後面，受痛苦的人民復仇似的逼迫着，外面俄美及歐洲又正在戰場的周圍注視着，然而日本的軍閥依照他們的文化的最好的傳統，決意圖最後的一逞，以大軍侵入中國中原的湖北省。日本經過了巨大的準備，凡尚未被調集的壯丁也都調上了前綫。這是一個「對中國心臟的打擊」。

日軍進攻中國最後到達地

他們的計畫：從南京山東廣東三面向湖北集中。日本的軍隊所以有這種分散的根據地之必要，是因為要盡可能地徵發鄉村的物質。從廣東和山東都有鐵路存在，但他們是很難保護，而且除他們之外，也缺乏可通的路，於是當日本人在進掠湖北時，其全軍之三分之一，不得不像長蛇一樣的從事於軍用道路之修築。他們能運來的重砲和軍火比中國軍隊的也高明不了多少，此時中國軍的作戰是依仗他們背後的全

部財富和歐美的暗中同情。日本的三枝軍隊在武昌周圍連合作一鬆懈的環圍，有時候慢慢緊迫起來，不久便停止了。結果就是一個僵局，即兩方都耗竭的僵局。無論在長江的上下游，這環是沒有完全閉鎖的。在一九三八年的全年，日本等着從在武昌週圍的長月形的戰壕接到好消息，但結果是徒然。七月間發生了瘟疫，日本的軍醫用盡了能力仍不能抵制。所以自一九三九年初，他們便開始退却到南京，運輸也壞破了，兵變也蠱起了，在他們四周的鄉下都起來反對他們。

那次退却的可怖情形，從不會有人說得清楚。日本的三枝軍隊最大的軍事實力，為二百萬以上的人；但適宜於退却的人只一百萬或更少些。飢荒對他們的打擊要比中國人對他們的游擊戰更為利害，耗竭的兵士們多有沿途倒下坐以待斃的。那時中國人願意刀下留情，但沒有食物。也只有死的一條路。在南京集合的殘餘部隊人數不過十萬，從交通綫上向北或向南打回去的人則更少。這兩百萬人的其餘部分睡在蒲圻和蘄

州的巨塚中，或者他們沉沒於河流之底，或者當他們落後和在中國景致單調的山上俯伏行走時，躺在地下不能起來。在南京，疲倦的和氣沮的殘存者知道了日本和美國在戰爭，大阪和名古屋是在共產黨委員會的手裏。

收復南京

有幾個星期，日本的軍隊屯駐在南京的西邊，舊日的營寨中，以後牠就發生兵變槍殺軍官，宣言擁護社會革命，與中國口軍聯合，口軍是從杭州開來的，估據了南京。

日美衝突具體化

美國參加東方的戰爭，是由於他供給潛艇與地雷等軍火於中國，日本抗議無效的結果。由於渤海方面，日本運送船的被擊沉，對美國的這種抗議愈趨激烈，結果美國的參戰使軍閥的日本軍心完全瓦解。

只是在最近，反對日本的海戰的完全歷史才被寫出，雖也是一累贅的和可議的歷史。每一件當時的紀載都是偽造過的，每一事件都是完全隱藏過或精細地粉飾過。現在是很明顯，不僅私家公司製造水雷和潛艇，但歐洲各國海軍都藉口節省經費，賣出一大部分十分新的和能用的潛艇等物，折成零件賣給南美的中間商人。這些潛艇或者是整的，或者是這樣折成很容易裝成的零件的，運至祕魯和智利，再由那里渡太平洋運至菲律賓。菲律賓羣島是假獨立的，但是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第二實際已將門羅主義的保護施之於他們，而日本從未有過必需的剩餘精力去對這一非正式的保護國挑戰。現在這些島對於日本的海外商業和交通變成討厭的進攻的根據地。

太平洋中的海軍形勢是很複雜的。在菲律賓之東有噴火山的拉德倫 (Lays) 羣島，其中最大的是關島 (Guam) 爲凡爾賽條約撥給美國，且爲牠當着美國海軍的一部來治理。其餘諸島則委任於日本統治。依條約，日本是不能在那些委任統治島

上建築防禦工程的，但當形勢嚴重時，他們不暇顧及此限制，至少就建立潛水艇根據地。當形勢嚴重時，在拉德倫，菲利濱和亞歐大陸之間水上和水下的情形變得更黑暗和更危險。美國艦隊威脅着集中在關島和菲利濱之間，保障後者的中立。日本人沿中國口岸巡視集中。營私的潛艇和曖昧的航船在暗中活動，他們偷運軍火和軍需。侵入日本交通中的弱點。

在水上面，一個潛艇和別的船一樣，可以懸起一面國旗，可以獲得其國籍所應得的保護，但水雷則不懸甚麼國旗；在水下面，一個潛艇或能認識其同國人的密碼記號，但是沒有辦法分出中立的和敵人的船隻。錯誤和假的錯誤定不可避免的。兩隻美國潛艇在一九三六年不見了。以後幾隻日本潛艇又從拉德倫羣島不見。在中立的咖啡館發生的爭論，達到在深海中殺人的結果。美國海軍自己担負起保護的責任來，一九三七年時，非正式的海戰已在西太平洋上發展。

兩方都不忙的真正宣戰。在美國，是因爲羅斯福第二的勇敢的試驗，使牠處在深淵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混亂中；而日本則是因爲正竭全力於執行「打擊中國心臟」的政策。但美國的許多保守勢力把太平洋戰爭看成一種移公共注意和公共精力的救命圈。那時有一種鼓動，想重新兼併菲律賓。在日本失守武昌以後，公開的戰爭運動變成了不可制止。

日本失敗

後來那簡單的，破壞的和決定的戰爭的詳情用不着我們在此細說。兩方的戰艦在西太平洋相遇，在兩日的砲轟和重大損失以後，就分開了。似乎日本方面的軍火告盡了，無可如何他們於煙幕彈之下，在黃昏後退却。美國人自稱得了勝利，因爲他們能到馬尼拉，而日本退到只能保護他們的水雷和潛艇，又因缺乏材料，不能重現出來。兩國國內的危機現時都在加深，他們的戰爭，就技術的意義說，是從未完結的。換

言之，這兩強國間沒有最後的條約，因為雙方實際上都崩潰了。她們分開了。社會革命將這衝突掃出了舞台。

日本的社會瓦假一旦開始，即不可收拾。人口的大羣是農民，他們受西方化的影響甚少，他們容易歸附那共產主義中不進步的流派，如像在廣東，浙江，福建的他們的同類人所表示的。一小羣的西方化的智識階級，內部既有許多爭吵和學說的辯論，在大城市中爭鬪得想將暴動的共產主義依照莫斯科的樣子走上現代的和建設的道路，雖不是很有成效。軍閥墮落到成了土匪和地方的封建主義。舊貴族的後裔在這裡或那里重新出現，他的侍衛的武士則成爲祕密會黨的頭兒。

幾年的期間，全亞細亞從太平洋到波斯似乎退後到政治的和社會的混亂，退到糊口的耕種，貧窮和瘟疫。印度的大部分現在也回到野蠻主義，在那些地方，假使不是共產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則是牠的術語和反抗，征服了廣大的羣衆，他們完全沒有受

其他歐洲觀念的影響。牠是沒有任何五年計畫的共產主義，或者就沒有想到計畫。牠是脫離一切文明外交的野蠻的階級戰爭。牠殺高利的放款者，收稅吏，覺得很有滋味似的。牠發展出奇怪的宗教的狂信，牠咒詛和拋棄衛生。印度的帝國權力沒有被推翻，牠寧是被剝奪了有效的威信和退後到非常的遠。王公們在形式上都是「忠誠」的，雖然有些地方他們暗中兼併了距離於他們的領域最近的「擾亂區域」。各地方和地方的冒險家臨時想出一種社會秩序，水平很低，繼續地，和更完全地不顧任何中央的權力。

化學戰爭之研究

世界大戰中真正試過的瓦斯，其中主要的是綠氣，和各種綠氣的化合物，綠養化炭，綠十字瓦斯（Chlorine）和其他。這些進攻肺部損壞肺臟的綠氣，早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在伊波勒斯（Ypres）一役即為德人所使用，殺死了六千人。德人後來很

快的禁止用牠了，因為牠是如此刺激人，人能立刻地發現牠，並且能採用預防的手段。屬於這類的其他瓦斯，其作用不是這樣明顯。受了這些毒氣侵襲的人，立即咳嗽，以後當氣管枝和齒槽之破壞繼續時，他作嘔和呼吸窒塞，咳出血及肉脷來。他由吐瀉而喪命，臉帶藍色，嘴唇青腫，上面還有血污的泡沫。假使他徼倖不死，他的肺受傷也很重，很容易得肺結核或類似的病症。這一組的瓦斯大都有牠們自己的特殊的徵象。比如有一種，牠會進攻神經系，引起狂野的興奮和喊叫，恐怖，顫抖，和半身不遂。在世界大戰中有數千數萬人已死於綠十字瓦斯，有些專家並有計畫地要用這同樣毒的辦法去屠殺全體居民。一九四〇年五月波蘭之轟炸柏林，也用過綠十字瓦斯，但不是使用得那樣充足。而在從德國放到華沙去的空中魚雷，力量是用得更集中些。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南京和中國人對大阪進攻的報復時也都用過牠。

黃十字瓦斯，或芥子瓦斯的害人是陰險得多，也更殘忍和更殺人些。牠實在不是

一種氣體而是一輕散的液體。當牠冷時，牠能在地上鋪成一薄膜爲人所不覺，黏到靴子和衣服上，帶到各處，當牠慢慢地蒸發時，人們就覺得有他了，那時人就感覺不舒服，可怕的疑心和害怕，以後就是咳嗽和嘔吐。他使人十分可怖的和無希望的受苦。他漸漸地殺死同他接觸的每一種活的物質；他使這種物質燃燒起泡，腐和爛掉。芥子瓦斯在空氣中有五百萬分之一就足以影響肺部。他喫進皮膚，使眼發炎；他使肌肉變成腐爛的肉爛。他成了身體中的一慢性病症，使每一部都能衰弱，和妨礙呼吸。受到影響的人能否完全醫好，是一個疑問。軸的最高的効力，是使人如受刑一樣的痛苦和迅速的死亡。軸的最低的效果是延長的苦痛和短促了生命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年華北戰爭和中國空中侵入日本所用的瓦斯多屬於這一種。而一九四六年從柏林的撤兵也是由於受了要使用黃十字彈的威嚇。

這些彈，實際也投擲過，但或由於偶然，或由於波蘭人僱用的化學家之不服從，

牠沒有發生破壞的效果。表面看這是和平主義的怠工幫助中歐戰爭之形式的完結。這是最顯著的一例。有五個化學工人被槍斃了，但關於審訊他們的紀錄却没有留存下來。

鄂克爾博士又舉藍十字瓦斯一種，是和綠十字黃十字的兩類瓦斯相聯合而不相競爭的，這些物質主要是直接刺激神經的作用，其形式幾乎如觸不到的灰塵。牠們能侵入那時候人應用的毒氣罩，使人這樣疼痛，猛打噴嚏和惡心，失去自制力，因之會失掉他的罩，暴露自己於綠的或黃的蒸氣的侵襲，牠們常是連着藍十字一道來的。

一切這些瓦斯已在世界大戰中廣試鋒鏖，在大戰完結後，仍加緊地祕密地爲人製造。過了近二十年的時間這些瓦斯的主要可能才被發現出來。有一種元質在當時曾引起很大的討論，即是路易士原質 (Lewis's gas)，爲芝加哥的路易士 (Lewis) 教授的發現，牠出來得太遲沒有趕上在一九一八年前使用。這是砒的化合物中之一，在一千

萬分空氣中牠占一分即足以使人失去行動力。牠是無嗅味的，只當牠在你身上起了作用時你才知道中了牠。牠之起泡和芥子瓦斯一樣，而且產生一劇烈的病症。

其他戰爭的毒氣，緊接着這個發明而來，比牠還要利害：有立即殺人的溫和的毒氣，有殘忍而緩慢可使腦筋絕對腐壞的毒氣，有些能使人的肌肉搖成一堆，比那在一個時候很爲人所怕的瘧病還劇烈到百倍。在這些研究中，有一段關於殺死一羣羊的試驗的可怕的描寫。「一切羊都屈服在瓦斯的威力之下，除掉三隻羊，他們對着圍牆衝去衝得腦漿迸裂。」爲幫助這些化學物品實踐鄂克爾博士所稱的「成羣的屠殺」的任務，於是關於燃燒的物質和高等炸藥有一種旁系的研究，使其能毀滅和焚燒那躲避瓦斯進攻的處所，這是嚇壞的羣衆會跑去的地方。

鄂克爾博士的概括敘述並未包括科復愛特 (Kovats) 在一九三四年所發明的「永久的死」的瓦斯 (Permanent Death Gas)。牠的成分還是一種祕密，牠的極複雜的

配製是一重大的犯罪。這一化合物，雖非絕對永久，却分解得異常緩慢。牠自身既非瓦斯亦非毒質，牠是一種重的和磨得粗的粉，牠如樟腦一樣的揮發，當牠揮發時，牠和養氣化合構成一毒氣，如果在五千萬倍的空氣量所稀薄化，仍是有效力。牠的作用主要是屬於路易士原質一類。這第一次是在波德戰爭中用的，爲了要從德國切斷東普魯士的聯絡，波蘭的軍隊沿全部前綫撤退了。一哩至三哩寬的地帶，滿灑着「永久的死」毒瓦斯，東普魯士就不能與德國交通了，牠成了一半島，只能由立陶宛或者由海路達到。雖然這種瓦斯的顆粒頗重，大風最後將這死的地帶擴爲十五哩寬，死的影響帶到了但澤的郊外。

這種殺人區域，以後再沒有人敢進去了，除了幾個有特殊毒氣罩的探險家。一直到一九六〇年，那時候人們看見在那里地上攤着的，不復有迷路進去了的人，牲畜和犬的屍身，而是幾百萬鼠鳥及此類的小動物的骨骼，皮膚和羽毛。有些地方牠們堆積

得近一米突高。戰爭畫片對於這奇異的淤積物有兩張照片：蔬菜尚未完全毀滅，樹木已死掉，樹皮已脫，有些草是枯槁了，但另一些仍很茂盛，矮的和發育不全的莠草和灰色細毛的土木香如地氈般的鋪在大塊的地域上。

永久元之應用和日本之消滅

「永久的死」瓦斯是一種奇異的產品是現在人所知道的斷絕生殖的吸氣。這在最初製出來時純是偶然的。一個中國的復仇協會在一九三五年日本人用綠十字瓦斯侵略入南京以後，於同年組織了一進攻大阪和東京的空中侵略。這是想使日本人心恐怖。他們是準備用「永久的死」的瓦斯的，但因爲配製的匆忙和危險，中國人沒有試驗牠出來，在這里，或由於偶然或由於設計，而將事情弄錯；似乎首先是化學的公式弄錯了，因此當空中侵入完結後，除了暫時的瘧疾伴作着嘔和瀉等以外，沒有別的結果。

日本對於這些可憐的飛行家不勝其嘲笑。只是在幾個月以後，西方的世界根據東京與大阪兩城市的醫生報告，知道了這兩個城市中完全沒有受孕的女人。好幾個星期來，小貓小狗沒有出現過，母馬不再生駒，母牛亦不生犢，老鼠與小鼠都不見了。生殖斷絕都是永久的。但是鳥類沒有受影響，其理由後來是克萊福——赫胥黎（Hard-Huxley）弄明白。麻雀增殖得極繁，母鷄在這些無兒童的城市得意地咬咯亂叫。

中國的化學家從錯誤中發現了那稀有的稱爲帕布斯特（*parats*）的 *Kinetogens* 的氣體；牠能影響生殖機能。生物學家現在都知道了此類氣體（主要是由帕布斯特及其助手的工作才知道的），在我們試驗園中許多異常的花和新的變相的獸都是由於使用牠的結果。但在帕布斯特未用其獨到的眼光研究這問題以前，人們只知道是絕生殖的吸氣。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肅清傳染的齧鼠的運動，凡在能隔離人之進入的地方，都是大規模使用過這種瓦斯的。而牠在優生學中作重要的應用的日子或亦不在遠。

世界預言

中國之部

定價 印刷 發行 編者

每冊 一 角

商務日報叢書編輯委員會

王 大 助

中大街一三號

商務日報社

重慶商業場

商務日報社

10/24/11

KBC
G
50